

从《石巢传奇四种》看阮大铖的思想特征

李玉栓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从《石巢传奇四种》的具体内容来看,阮大铖的思想中具有万能的功名观、混世的生活观、积极的现实观和复杂的情爱观等特征。

关键词:阮大铖;《石巢传奇四种》;思想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1-0085-04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皖髯,以曾居石巢、百子山(今安徽省安庆市西郊)又号石巢、百子山樵,明万历15年(1587)出生于桐城阮家享堂(今安徽省枞阳县松元乡山村阮家享堂),后迁居安庆府怀宁(今安庆市),时称阮怀宁。阮大铖一生以极具才情和个性之笔,创作了多部轰动一时的传奇作品,^①今存《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燕子笺》4种,合称《石巢传奇四种》(以下简称《四种》),以《春灯谜》和《燕子笺》最负盛名。《四种》均为浪漫喜剧或称谐趣喜剧,都是开头烦恼、结尾欢喜式地描写主人公的坎坷命运。其中《燕子笺》敷唐朝士子霍都梁与名妓华行云及礼部尚书之女郗飞云之间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春灯谜》全名《十错认春灯谜记》,述士子宇文彦一家的悲欢离合故事;《牟尼合》全名《马郎侠牟尼合记》,一名《牟尼珠》,叙梁代后裔萧思远一家的遭遇;《双金榜》全名《勘蝴蝶双金榜记》,演皇甫敦夫妇、父子的曲折人生。关于阮剧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向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里只从文本出发,探讨阮大铖思想的特征。

首先,《四种》反映出阮大铖万能的功名观。阮剧情节曲折离奇,但都离不开一个冤案,即主人公名逆罪案,身陷囹圄,以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燕子笺》中霍都梁被栽上风月传情、暗通关节的罪

名,《春灯谜》中宇文彦误上官舫、被指控为盗贼,《双金榜》中皇甫敦被误断为盗珠通海的要犯,《牟尼合》中萧思远则被污蔑为犯有希图不轨的大罪。而这些冤案几乎都是通过受害者科举得中,功成名遂得以最后昭雪。霍都梁走文武两路功名,不仅洗刷罪名,还一夫两妻,俱受封诰,“恩荣、麒麟合为一宴。”^②宇文彦化名应举,中了头名状元,成为仇人的女婿,合家皆大欢喜。《双金榜》中的冤案几乎全靠皇甫敦的两个儿子高中而得以平反昭雪,《牟尼合》的萧家靠儿子成就功名而珠合家圆,两剧的主人公也凭借其子高中获得封赠。在《春灯谜·赴湘》中,宇文彦更是直接对其兄宇文羲说“夺取高魁,报到衙斋,添多少气象,显亲扬名,此更是大孝”,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功名至上思想。在功名与婚姻之间,阮大铖也是认为“婚姻事小”,功名为大,只有金榜题名,才有美满婚姻,甚至一夫二妻,也未尝不可。霍都梁、宇文彦即是以功名保证了婚姻的实现,皇甫敦、萧思远也是由儿子取得功名,并因此而结得良缘。在作者看来,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是必要的,但要实现婚姻,并不是靠个人的反抗斗争,而是以夺取功名作为后盾。这一方面反映了功名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透射出作者追逐权力、艳羡功名的世界观。在阮大铖笔下,功名成了万灵的药方,

收稿日期:2007-08-27

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2006年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2006xqn07)

作者简介:李玉栓(1973-),安徽长丰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明代文学研究。

它可以变逆境为顺境,变冤屈为清白,变贫穷为富贵。拥有功名,应有尽有,功名在主人公生命过程中起着扭转乾坤的作用。对功名如此热衷,把功名强调到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说明阮大铖对功名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感情和追求。但是,由于阮大铖自己是科班出身,又富有才华,所以他十分鄙视以钻通关节、冒名顶替等不正当手段来谋取功名,如《燕子笺》中的鲜于佶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他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却时刻梦想着状元桂冠,于是谋割霍都梁的闾卷,冒取功名。作者在《奸遁》一出,让他钻狗洞,出尽洋相。这不仅反映了晚明科场舞弊之风盛行的现实,也饱含着对寡廉鲜耻、冒取功名之人的讽刺,具有一定揭露意义。

其次,《四种》反映出阮大铖混世的生活观。阮剧中的主人公,都是士人才子,热衷功名而遭迫害。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他们往往以怨天尤人的态度接受现实,屈从命运的安排,从来不想反抗斗争。如皇甫敦被诬为盗贼而发配广东时,他看成“是我年月灾限”,宇文彦被指控为“獭皮军贼”而坐牢,他认为“是守命临官,罗与李”,霍都梁和萧思远则采用逃跑或易名改姓的方法躲避灾厄。在命运面前,他们丧失了自我的力量,认为所有斗争都无济于事,也毫无意义。这种思想在《双金榜》的情节构思里表露得十分明显,剧本以象征手法,深有寓意地写同父异母但互不相识的两兄弟,彼此攻击对方父亲,实乃自己父亲。作者不惜浓墨重彩来渲染这场“诸冤对,一苞胎,是恩是怨难分解”、“生生把亲爹噬”的攻讦,目的不过是为了说明人世间的斗争就是这样一些充满盲目性的手足相残。剧中的一对碧玉蝴蝶,除作为男女主人公的信物外,还被作者寓以庄周梦蝶之意,反映了人生如梦、不能与命运抗争的思想。作者最后借皇甫敦之口唱道:“是非人我俱堪笑,忒地寻苦恼,何必更披口,是虱虱裤中闹,有一般作梦的还说这样好”。联系作者当时的政治际遇和创作心态,不难看出,这不仅是针对剧中人物而发,可能也有针对明末党争的意味。他在该剧序言中曾特别指出:“要其大意,於以见坎止履楼,冤亲圆相,众生之照心失而无明起也。盲攻瞽诋,大约蚩蚩焉如皇甫氏之父子兄弟尔”。^[1320]

阮大铖这种不斗争的混世主义生活观表现在戏曲创作上,就是对反面人物的批判不够彻底。《燕子笺》中的鲜于佶,是一个胸无点墨的草包,阴险刁钻,却“为人滑溜,做事精灵。”他利用霍都梁对自己

的信任,罗织罪状,割其闾卷,冒领功名,调戏华行云,欲骗郇飞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奸诈小人、无赖之徒,作者也只是让他钻狗洞出洋相,而没有直接地批判他的缺德行为。《尼牟合》中的都于毫反恩为仇、落井下石迫害萧娘子,作者却只给他浇上一盆热水而再也没有其他惩罚。甚至有些施害者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变成受害者的恩人或亲人,如《春灯谜》中韦初平为了掩盖其女“奸情”,诬赖宇文彦,逼死春樱,并为隐瞒真相,以字衣衣之,给宇文彦一家带来了诸多误会和痛苦,结果却让他心安理得、顺理成章地成了宇文彦的座师、岳丈。在说到春樱被吓致死时,韦初平只是“哈哈大笑”,敷衍了事。

阮大铖的混世主义思想还表现在剧中人物的首鼠两端、逢迎善变和毫无原则的处世态度上。如《燕子笺》中的霍都梁,先与曲江名妓华行云有约,后又倾心于礼部尚书之女郇飞云,当节度使贾南仲欲招赘他时,他还犹豫起来:“本待不应承这件事,恐辜负了贾公一片提挈之恩;待应承了,只是旧日这些盟誓怎么抹得过?”当贾南仲说“日后与小女一样相称”时,他就赶快答应:“只是一样相称四字,说得中听”。《诰圆》一出中两位云娘一个以婚礼在前,一个以誓盟在前,一个以明媒正娶,一个以佐夫成名来争夺封诰。霍都梁左右为难之下,只好“两下里休争攘,花冠一样高,霞帔随身量,两段云打做一段想”,平分秋色,两头讨好。《春灯谜》中宇文彦与韦影娘猜谜和诗,一见倾心,但当他功成名就,节度使向他提亲别人时,他动摇了:“想他也是一片好心,与我有些缘法,许了他罢”,完全把韦影娘抛在脑后。再如《尼牟合》中的都于毫,在濯龙会上面斥权奸,态度比萧思远还激进,但压力一来,他“足足两个月吓得魂不附体”,最后摇身变成封其部的鹰犬,落井下石地迫害萧娘子。《春灯谜》中宇文彦在高中得官后反倒向他的仇人韦初平“再求饶恕,再求饶恕”,认为是自己“不合醉入内舱,自取飞祸”,进而两人发展成翁婿关系。《双金榜》中皇甫敦被刚愎自用的蓝廷璋诬良为盗,吃尽苦头,真相大白后,他不仅毫无责备,反而把自己的蒙冤说成“是鬼弄人谋两未知,俺心中尚然自疑”。在阮大铖笔下,好人并不可敬,坏人也不可恨,怨恨可以化为恩情,仇人可以变成亲人。正由于此,受害者们一旦否极泰来、转祸为福,便对施害者或认敌为亲,或不予追究,表现出一种是非不分、善恶不辨、首鼠两端、毫无原则的混世主义思想。这是阮剧思想内容的一个鲜明特

点,也是阮大铖人生哲学的最好体现。

再次,《四种》反映出阮大铖积极的现实观。《四种》中思想性最强,写得最好的是《牟尼合》。全剧除写到萧思远历经磨难,最后成了令狐颠义子佛赐,实乃己子佛珠之教师,变父子为师生之外,再没有使用其他误会手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如其本来面目,完全是一种善是善、恶是恶、善恶分明的关系。剧本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代的社会生活,大胆地揭露封建官场的黑暗,抨击封建官吏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残暴行为。建康路招讨使封其蓐看中走马卖解的芮小二夫妇的骏马,骗取不成,便欲强夺。萧思远路见不平,怒斥相救,封其蓐便嫁祸于萧,逼萧远走,又加害其子,强夺其妇。封还是一个贪污成性的赃官,人称“封老虎”,他对上司逢迎拍马,极尽献媚之能事,与河道大总管麻叔谋狼狈为奸,祸国殃民,其人其行,实同禽兽。

剧中麻叔谋是一个恃宠弄权、骄横一世的权臣,也是一个嗜婴成性的魔王。这一形象的原型是隋朝开运河的麻叔夜,民间称其为“麻虎子”,小儿闻之敛声。《巡噬》一出开列了麻叔谋索取的一张“供应单”：“素性从来淡泊,并长川随从,支应无多。蒸羊炮鳖与烧鹅,苏油蒟酱松柴火。珠形瑶柱,银丝燕窝。双螯紫蟹,多脂黄雀。还要紫河车胞内人参果。”从这张“供应单”中可以窥见晚明官僚生活的腐化奢侈程度,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麻叔谋所索取的“紫河车胞内人参果”,中军陶榔儿解释说:“俺老爷讲修养,炼长生药,时常要两三月娃娃,切得白洋洋的,蒸熟了,叫做杨花饭,当补药吃”,描绘出一幅多么残忍的吃人情景。接下来《索啖》一出,作者借龙堂寺坊长之口进一步揭露道:“如今官府不寻常,如怒隼,似贪狼。婴儿轮派供方丈”,充分反映了当时人吃人的社会现象。当荀氏惊闻坊长索要其子是给麻总管“作馒头胀”时,对这种“青天白日,活活的吃人”的现象发出了有力的控诉:“仰天叫苦,天也忒糊涂相。似哑如聋,没些儿形响。那麻叔谋呵,你就是豺狼,豺狼无此猖”。虽然《牟尼合》只在客观上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它触及的社会问题、反映生活的深度都明显高于其他三剧,是明末传奇创作中难得的优秀作品,吴梅也认为“《牟尼盒》至佳,而反无盛名,亦奇”。^[232]

此外,在阮大铖的剧作里还有一些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知恩图报、乐于助人、同情善良等可贵品质的闪光点。如《燕子笺》中孟妈妈为霍、华、郇之间爱

情婚姻的圆满结合尽心尽力,甚至为此牵累官司。《春灯谜》中豆卢询与宇文彦素不相识,但出于同情,对蒙冤坐狱的宇文彦在生活上多方关照,为他洗冤脱罪辛勤奔走,并最终帮助他应举高中。《牟尼合》中芮小二夫妇有感于萧思远为自己打抱不平而被迫受害,便知恩图报,对压迫者不屈不挠,坚决斗争。《双金榜》中詹彦道对一贫如洗而又蒙冤受屈的皇甫敦十分同情,不仅收养了他的儿子,还将他们抚养成成人,在临终时留下遗书,令其改姓归宗。剧中《托嗣》、《捷诀》两出戏充分表现了詹彦道急难好义、乐于助人的高贵品质。阮大铖创作《四种》时正值废斥匿居之时,^③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四种》中不时地闪现出积极的现实主义亮点。

最后,《四种》反映出阮大铖复杂的情爱观。《四种》对青楼妓女、大家闺秀、宦宦夫人等多种女性的爱情婚姻作了艺术描绘,其中的共同点就是她们对爱情的热切向往和对婚姻的执着坚守。《燕子笺》中的华行云,“桃花薄命,流落平康”,却“念头一向只要从良”。她见霍都梁“聪俊多才,至诚不假”,不禁琴心相许,欲托终身。她与霍郎情深意笃,如同夫妇,当霍郎遇到危难时,她挺身而出,为他吃尽苦头。在受到鲜于佶的调戏时,她严词拒绝,勇敢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表现出对爱情的专一和对邪恶势力的反抗精神。最后她与郇飞云为争夺封诰而大闹矛盾,一个青楼女子为了婚姻敢与贵族小姐据理力争,显示出对爱情敢说敢争的可贵性格。剧中另一女主角郇飞云长于深闺,对美好的爱情充满渴望,当她目睹霍都梁与华行云的春容画时,春心荡漾,爱情萌发。她认定霍郎是她梦中情人,终生伴侣,因而朝思暮想、无法割舍,以致患了“相思病”。在爱的驱使下,她赋诗写笺一幅,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这对于生活在当时环境中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一种大胆的积极性举动。后虽兵荒马乱,颠沛流离,她始终未放弃对霍郎的思念,最终如愿以偿。虽然有些意外,但与她自己的执着追求、不愿放弃也是分不开的。《春灯谜》中的韦影娘是官家小姐,她女扮男妆,与宇文彦猜谜和诗,爱意萌动,与宇文彦分别时错上了对方的船后,一直誓守诗谜,相思宇郎,直到最后义父为她提亲时,她仍不肯他嫁,充分体现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牟尼合》中萧思远妻子荀氏,在丈夫被迫出走、幼子被杀、仇人强逼成婚等人生厄运接踵而至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有胆有识,不

肯逆来顺受,不愿屈服于封其部的淫威,也不为其利诱所动,表现出对婚姻的忠贞不渝。象华行云、荀氏这样的妇女形象,在晚明传奇作品中已是凤毛麟角。当然,阮大铖的情爱观中尚存许多庸俗成份,如对一夫二妻的美化、对男性朝秦暮楚的爱情给予牵强附会的开脱,尤其在爱情与功名之间,他的“婚姻事小”、“必定书中有女”、一切美满婚姻幸福爱情都必须靠功成名遂来获得的观念等,这些由封建文人的审美情趣和功名至上思想决定的局限性,是阮大铖戏曲创作不可逾越的缺陷。^④

注释:

- ①《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载阮大铖传奇共有 11 种:《井中盟》、《老门生》、《忠孝环》、《桃花笑》、《狮子赚》、《翠鹏图》、《赐恩环》、《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燕子笺》,其中前 7 种已佚。参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下编第 1068-107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 ②本文所引《石巢传奇四种》曲文均摘自《阮大铖戏曲四种》,徐凌云、胡金望点校,合肥: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 ③阮大铖于崇祯元年(1628)至十七年(1644)期间被废斥匿

居,《石巢传奇四种》均应成于其间。据《春灯谜》自序纪年,该剧作于崇祯六年(1633);据韦佩居士《燕子笺·序》,该剧作于崇祯十五年(1642);据文震亨《牟尼合·题词》知该剧作于姑孰(今安徽当涂),当成于崇祯六年至崇祯十一年(1638)之间,因为公布于崇祯十一年(1638)的《留都防乱揭》提及剧中马(芮)小二通内事;据作者《双金榜·小序》,该剧亦成于姑孰,结合王士禛《池北偶谈》“阮怀宁”条的记述,可推知该剧作于被斥十七年间无疑。

- ④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参考以下文献,特此注明:孟繁树.评阮大铖《石巢四种》[J].艺谭,1984(1):83-88.黄钧.阮大铖《石巢四种》平议[J].文学遗产,1986(5):77-85.徐凌云,胡金望.孔雀虽有毒,不可废文章[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0(2):84-90.

参考文献:

- [1]阮大铖.双金榜·小序[M]//阮大铖戏曲四种.徐凌云,胡金望,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
- [2]吴梅.《曲海目》疏证[M]//王卫民.吴梅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曲晓红

Research on Yuan Dacheng' Thoughts from the Analysis of Collection of Four Legendary Operas by Shichao

Li Yush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241000, China;

School of Humanity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23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Yuan Dacheng's work Collection of Four Legendary Operas by Shichao, the features of Yuan's thoughts may be concluded as follows: omnipotent fame, promiscuous life, active reality and complicated love, etc.

Key words: Yuan Dacheng; Collection of Four Legendary Operas by Shichao; features of Yuan's thoughts